

# 文徵明師門的衰微探討

## School Of Wen Zhengming Decline Discussion

黃乾殷

Huang Chien- Yin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生

### 摘要

明代吳中書派自祝允明、文徵明一出，引領時代潮流，將整個吳中書法藝術推至最高峰。吳中書派的極盛時期可以說是由文徵明家族與其眾多門生所構成，但吳中書派卻在文徵明去世後急速衰微。其中原因正是本文探討的重點，首先整理出文徵明門生的出路，文徵明的學生們為官者甚少，大多是以藝術作為養家活口的專職藝術家，其主要出路有三：「鬻字賣畫」、「作為文徵明的代筆者」、「依附庇主或找尋資助者」。然而從這當中可以發現不少的弊端，這些弊端其實就是使吳中藝術走向衰亡的主要成因，分別是：「由代筆到作偽」、「對贗品書畫的縱容態度」、「吳中藝術家的沉淪」。

**【關鍵字】** 文徵明、書法傳承、吳中書派、代筆、偽作

## 壹、前言

文徵明前半生汲汲營營於科舉考試當中，無奈九試不售，直至嘉靖二年春（1523年），文徵明經李充嗣推薦，赴京翰林院擔任待詔一職。但文徵明在翰林院的時日並不長，他於嘉靖五年十月（1526年）辭官，隔年春天（1527年）抵家。

文徵明辭官回鄉對吳中書畫藝術發展有非常大的影響，文嘉於〈先君行略〉中提及：

初歸時，適玉峯朱公希周與公先後歸，又同里閭；時吳中前輩多已雕謝，遂以二公之德望文學並稱者垂三十年。<sup>1</sup>

文徵明回到吳中之時，唐寅、王鏊、吳愈、都穆、祝允明等吳中砥柱都已相繼過世，因此文徵明與友人朱希周<sup>2</sup>兩人便肩負起教育吳中子弟的責任。朱希周是吳中地區繼吳寬、毛澄之後的狀元郎，而文徵明則是書畫聖手，兩人高潔的品德與豐富的文學、藝術素養，在吳中享有極高的評價。

文徵明回到家鄉，主盟吳中的詩文書畫藝術三十餘年，而後由其子文彭、文嘉與其他門生一同撐起吳中書畫藝壇。原先多樣化的吳中藝術也漸漸變成單一的文氏師門藝術。

文徵明享壽九十，拜入其門下學習詩文書畫者眾多。在文徵明的門下眾多專精書畫藝術的才子，以陳淳、王寵二人書畫造詣最高，並有青出於藍之勢，與祝允明、文徵明並號「吳中四子」。<sup>3</sup>惜兩人皆早於文徵明去世。在文徵明過世之後，

<sup>1</sup>（明）文嘉：〈先君行略〉。收錄於周道振編纂：《文徵明集·附錄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622。

<sup>2</sup>朱希周（1463—1546），字懋忠，號玉峰，崑山人，後徙吳縣。弘治九年（1496年）丙辰科殿試第一，累官禮部右侍郎。

<sup>3</sup>吳中四子，也有人省去陳淳稱吳中三子，兩種說法最初來源分別為趙宦光與王世貞。（明）趙宦光：《寒山帚談·卷下》：「書道與時高下，古今未暇，為之品別，亦陳言具在，無埃添足。國朝獨鍾于吾吳，又同起于武、世二廟，如祝、文、王、陳四君子者，後先不過一甲子中，盡一時之盛……京兆大成，待詔淳適，履吉之韻逸，復甫之清蒼皆第一流書，何後世求全，漫譏祝野、文時、王拘、陳縱，將繫千古責備一人，非公論也。」頁33。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

吳中藝術繼續由其學生所領導，書法以周天球為首，繪畫以錢穀為最<sup>4</sup>，而王穉登更是被譽為繼文徵明之後的吳中文苑盟主。<sup>5</sup>

然而由周天球、錢穀、王穉登等人所領的吳中藝壇日漸衰微，不復王世貞當年發下「天下法書歸吾吳」<sup>6</sup>的豪壯之情。本文從文徵明的門生們切入分析，先將文徵明門下弟子的出路做一整理，再去探討文徵明師門的弊端，藉此去了解文徵明師門衰微的原因。

## 貳、文徵明門下弟子的出路

文徵明門下弟子除了王穀祥與陸師道兩人是考取進士後才入門，其餘的弟子大部分都是一般的黔首平民，雖然明代之善書者有機會被選入中書科或入翰林院擔任宮廷書家，文徵明門下弟子黎民表、顧亨、錢仲、梁孜<sup>7</sup>等人也曾因善書而被選任為中書舍人，但其中黎民表本為進士出身，梁孜則是因祖蔭而補官，真正靠著善書就能入朝為官者還是少數，大多數文氏門生的出路以鬻字賣畫、作為文徵明的「代筆者」、依附「庇主」或找尋「資助者」三項為主。

### 一、鬻字賣畫

自古以來，凡商請文人撰寫詩文書畫，都必須餽贈禮物或禮金致謝，俗稱「潤筆」或稱「筆潤」。<sup>8</sup>明人李詡（1506—1593）在〈文士潤筆〉一文中記載了明代中期的文人書畫家索取潤筆情形：

---

全書·第 816 冊》，頁 313。（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五十四·藝苑卮言·附錄三》：「天下法書歸吾吳，而祝京兆允明為最，文待詔徵明、王貢士寵次之……文以法勝，王以韻勝，不可優劣等也。三君子下有陳淳道復……」頁 23—24。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81 冊》，頁 483—484。

<sup>4</sup>（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列傳·文苑三·文徵明》：「天球以書，穀以畫，皆繼徵明表表吳中者也。」頁 7364。

<sup>5</sup>（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列傳·文苑四·王穉登》：「吳中自文徵明後，風雅無定屬。穉登嘗及徵明門，遙接其風，主詞翰之席者三十餘年。」頁 7389。

<sup>6</sup>（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五十四·說部·藝苑卮言·附錄三》，頁 23。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81 冊》，頁 483。

<sup>7</sup>周道振、張月尊纂：《文徵明年譜·卷八·及門表》：「顧亨：字汝嘉，長洲人。曾受業文門，書學王、虞、歐、趙，官中書舍人；錢仲：字子仲，慈溪人。善詩歌，精篆籀學，游陸深、文徵明門，官中書舍人；梁孜：字思伯，廣東順德人，儲孫。棄諸生，與梁有譽、黎民表等為詩文，曾游文門，以蔭補中書舍人，客部主事。」頁 733。

<sup>8</sup>詳參（宋）洪邁：《容齋隨筆·續筆卷六·文字潤筆》：「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頁 3—5。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51 冊》，頁 448—449。

嘉定沈練塘齡間論文士無不重財者。常熟桑思玄（桑悅）曾有人求文，託以親昵，無潤筆。思玄謂曰：「平生未嘗白作文字，最敗興，你可暫將銀一錠四、五兩置吾前，發興後待作完，仍還汝可也。」唐子畏（唐寅）曾在孫思和家有一巨本，錄記所作，簿面題二字曰「利市」。都南濠（都穆）字不苟取，嘗有疾，以帕裹頭強起，人請其休息者，答曰：「若不如此，則無人來求文字矣。」馬懷德言，曾為人求文字於祝枝山（祝允明），問曰：「是見精神否？」一俗以取人錢為精神一曰：「然。」又曰：「吾不與他計較，清物也好。」問何清物，則曰：「清羊絨罷。」<sup>9</sup>

一般而言，凡寫書序、祝壽文、祭文、墓志銘等都必須收取相對的潤筆，而書畫藝術高明者，漸漸的也將自己的藝術作品商品化供人清賞收藏。

明代中期後，商人地位漸漸攀升，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化、經濟的轉變，衝擊到傳統文人的價值觀，儒商混合的現象在這股社會風潮中漸漸應運而生，「棄儒就賈」的狀況屢見不鮮，儒生鬻字賣畫一事也漸漸被社會接受。<sup>10</sup>徐復祚《花當閣叢談》載文彭鬻字一事：

（文彭）為南京國子博士，家貧俸薄，無以自給。每晨起輒書數紙，令蒼頭奴出賣，須臾而米鹽醢脯悉入矣，日以為常。<sup>11</sup>

明代因官俸薄少，<sup>12</sup>官職低者鬻字賣畫來貼補日常所需是普遍的現象，更別說那些科舉失利的書生士子，他們若沒有一技之長，只能以鬻字賣畫來求三餐溫飽。王世貞與詹景鳳曾論及當時蘇州文士與徽州商賈的往來情形：

鳳洲公（王世貞）同詹東圖（詹景鳳）在瓦官寺中，鳳洲公偶云：「新安賈人見蘇州文人如蠅聚一羶。」東圖曰：「蘇州文人見新安賈人亦如蠅聚一羶。」

<sup>9</sup>（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一·文士潤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6。

<sup>10</sup>詳參余英時：〈明清變遷時期社會與文化的轉變〉一文，收錄於沈志佳編：《余英時文集第三卷—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55—160。

<sup>11</sup>（明）徐復祚：《花當閣叢談·卷四》，頁44。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1175冊》，頁81。

<sup>12</sup>詳參（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二·明官俸最薄》，（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頁473。

鳳洲公笑而不答。<sup>13</sup>

世俗對「文士」與「商賈」的形象，常用「書香」與「銅臭」來形容，但兩人卻以「蠅聚一羶」來比喻當時文人與商人之間微妙的關係。

每日為了生活的溫飽而創作書畫，還得迎合世俗的審美、購買者的喜好，這種鬻字賣畫的生活對許多文人、藝術家而言是十分無奈的一件事，而非當代一流書畫名家，所得的潤筆亦不多，據胡應麟言：

惟敬（黎民表）生存，日每與人作書不能博半銀。<sup>14</sup>

黎民表為文徵明門下少數為官者，其早年曾任中書舍人為宮廷書家，晚年累官至布政司參議，其所得潤筆如此低廉，更別說文徵明其餘門下弟子如：彭年、周天球、王穉登、陸治、錢穀、朱朗、居節等人，他們都是平民布衣，亦非一線的書畫名家，鬻字賣畫的收入往往入不敷出，彭年與居節晚年甚至窮困致死。

## 二、作為文徵明的「代筆者」

「代筆」一事由古至今是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也不是什麼不可告人秘密。而「代筆」與「偽作」在書畫的辨偽上都屬於廣義的「贗品」，但兩者在本質上卻有著不同的含意。近代學者楊仁愷為代筆作了以下的定義：

「代筆」，顧名思義就是藉他人之筆代作書畫，然後由作者本人簽名鈐印，這種委託作品固然與本人親筆作品面貌多少有些不同，但是畢竟又與偽作與原作之間的關係不能畫等號，一是作者承認是自己的作品，二是代筆作品中多少有些親筆的痕跡。<sup>15</sup>

<sup>13</sup>（明）周暉：《二續金陵瑣事·上卷·蠅聚一羶》。收錄於（明）周暉：《金陵瑣事·續金陵瑣事·二續金陵瑣事》。合刊收錄於：《南京稀見文獻叢刊》。（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年），頁312。

<sup>14</sup>（明）胡應麟：《少室山房集·卷一百九·跋所藏黎惟敬隸書》，頁16—17。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0冊》，頁791—792。

<sup>15</sup> 楊仁愷：《中國書畫鑑定學稿》（瀋陽：遼海出版社，2000年），頁244。

既稱為「代筆」就與「親筆」有了區別，代筆固然不是真跡，但亦非全然的偽作，我們可以將代筆視為「經過原作者所認定的偽作」。

「代筆」產生的主要原因可歸於「應酬作品」日益增多，當原作者無法負擔之時，只好商請他人捉刀代筆。歷代文人互動相贈的詩文書畫，通稱為「應酬作品」，尤其是書畫家聲名遠播後，舉凡達官顯要、販夫走卒等好事者群起索取，應酬作品應接不暇。

書畫家們對於應酬作品的看法殊異，例如，李應禎不喜此道，對於他人相邀作品常常「怒而不應」<sup>16</sup>，而沈周則是大方允諾來者不拒，故沈周積欠了不少「畫債」。對於這些應酬畫債的處理除了「拖沓」之外，商請他人「代筆」亦是方法之一。然而，代筆者的風格、神韻必須與原作者相近，也因此自家門下弟子即成了最佳選擇：

（沈周）因求畫者眾，一手不能盡答，令子弟摹寫以塞之，是以真筆少焉。

17

沈周身為一名職業的書畫家，加上個性隨和，自然不會拒絕上門的客戶，但在其無暇分身之時，只得請門下弟子代筆摹寫。文徵明的應酬書畫比沈周更多，請弟子代筆的數量更是不計其數。

據考文徵明之山谷體行書多為文彭的代筆之作；而畫作則由文嘉、錢穀、朱朗、居節等人代筆。<sup>18</sup>除了文徵明自己的兒子之外，幫文徵明代筆的這些學生家境大多窮苦，文徵明請他們代筆，不僅替自己分擔大量的應酬書畫，亦給予他們賺取潤筆的機會。

文徵明門下弟子其筆意、精神與文徵明神似，若書畫鑑賞功力不足者著實難以分辨。而代筆一事除了文徵明親自委託外，商賈、友人間也會互相仲介。黃姬

<sup>16</sup>（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五四·說部·藝苑卮言·附錄三》：「人有求者，多怒不應，故傳世少。」頁 19。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81 冊》，頁 481。

<sup>17</sup>（明）韓昂：《圖繪寶鑑續編》頁 9。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4 冊》，頁 629。

<sup>18</sup>楊仁愷：《中國書畫鑑定學稿》，頁 247。

水曾致信與錢穀，信中說到：

寒泉紙奉上，幸作喬松大石，他日持往衡翁親題，庶得大濟耳。此出吾兄高義不待多囑也，更得早惠，尤感、尤感。姬水頓首。磬室老兄。<sup>19</sup>

黃姬水幼年曾從文徵明習書，與錢穀算起來都是同門的師兄弟，頗有交情。黃姬水欲求文徵明畫作，竟是轉而商請錢穀代筆。信中強調畫作完成之後必須送往文徵明住處，請他加以題款、鈐印，完成作品。

書畫的真贗直接衝擊到價格，時常有賣家將贗品充作真跡賣得高價，買家亦怕花了大把銀子買到贗品，所以有些買家直接指定購買價格低廉的贗品，其中最著名的即是「真徵仲與假子朗」的故事：

朱朗，字子朗，為衡山高足，徵仲應酬之作多出子朗手。金陵一人客寓蘇州，遣童子將幣于子朗，求徵仲贗本。童子誤送徵仲宅，致主人意，徵仲笑而受之。曰：「我畫真徵仲，聊當假子朗可乎？」一時傳以為笑。<sup>20</sup>

因為朱朗家與文徵明家住得很近，導致金陵客商的僮僕走錯了路、找錯了人，鬧出了這個笑話。由這個故事中可得知，朱朗在當時作偽文徵明畫作得到一般民眾的讚賞認同，並得到了文徵明的默許。

黃姬水請錢穀代筆的作品，在信中並未提及作為何種用途，若是單純收藏或與朋友應酬往來基本上問題不大。但金陵客商委託朱朗作的偽畫，就很有可能是要拿到書畫商場上以贗作真販賣牟利，書畫賣場中的贗品充斥，許多行家也被常受騙上當，更何況是文門高足所代筆之作。<sup>21</sup>

<sup>19</sup> (清)陳焯：《湘管齋寓賞篇·卷四》，頁 109。收錄於黃賓虹、鄧實編纂：《美術叢書·第三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 年)，頁 2709。

<sup>20</sup> (明)朱謀壘：《畫史會要·卷四》，頁 47—48。收錄於《四庫全書·第 816 冊》，頁 538—539。

<sup>21</sup> 關於文氏門生作偽贗品問題，詳參本文後述：從代筆到作偽。

### 三、依附「庇主」或找尋「資助者」

前文提及王穀祥與陸師道兩人除了是文徵明的學生，另一方面亦是他的「庇主」。事實上，書畫家若能依附著「庇主」或找尋到「資助者」，這對他們的日常生活及藝術成就上都有非常大的幫助。這些「庇主」或「資助者」身分可能是巨賈、公卿、高官或富貴人家。

在吳門有一袁氏望族，在當時袁家之長為袁肅（1468—1530），袁肅之下二子四姪：袁表、袁袞、袁袞、袁袞、袁袞、袁袞被稱作是袁氏六俊<sup>22</sup>，袁家與文徵明、唐寅、王寵等吳中才子交情甚篤，時常出錢贊助這些吳中藝術家，唐寅的文集即是由袁袞出資付梓刊印的。<sup>23</sup>嘉靖六年（1527年），袁肅六十壽誕，袁肅之子袁袞與王寵為同學，<sup>24</sup>袁袞特囑王寵徵求吳中書畫名士賦詩圖畫集成一冊〈贈袁方齋書畫冊〉為其祝壽，此書畫冊中之圖乃是文嘉、文伯仁、陸師道、陳淳四人所繪，一人分繪五幅，成〈吳中二十景〉，極為精妙；圖皆配有詩詞，分別由文徵明、陸治、文嘉、許初、湯珍、文彭、段金、王穀祥、錢貴、彭年、文伯仁、王同祖、史經、金用、彭昉、王守、徐玄度、沈荊石、陸芝、蔡羽等人所題；卷末在由王寵書序贈之。<sup>25</sup>這篇〈贈袁方齋書畫冊〉雖名為贈，但應是袁袞出資為父親賀壽之作。在嘉靖九年（1530年），袁表曾委託文徵明作〈袁氏聞德齋書畫冊〉，冊中之圖由文徵明、文伯仁、文嘉三人所繪，圖後有蔡羽書〈聞德齋記〉；王寵書〈書聞德齋壁〉；彭年、王守、董宜陽、陸師道作〈賦聞德齋〉；文伯仁、文彭、陸芝題〈聞德齋銘〉；最後袁表自書〈聞德齋志引〉。<sup>26</sup>由這些委託的書畫作品亦可見當時袁家對吳中書畫家的情誼與照顧。

<sup>22</sup>（清）汪琬：《堯峰文鈔·卷三十五·袁氏六俊小傳》，頁16—21。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5冊》，頁577—580

<sup>23</sup>楊靜齋：《明唐伯虎先生寅年譜》：「嘉靖十三年（1534年），袁袞始為先生（唐寅）刻集。」頁110。

<sup>24</sup>王寵於〔明吳中諸賢贈袁方齋書畫冊〕序中自言與袁袞同學書，是否同學於蔡羽待考。（清）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卷四·明吳中諸賢贈袁方齋書畫冊》，頁56。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第1068冊》，頁199。

<sup>25</sup>詳參（清）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卷四·明吳中諸賢贈袁方齋書畫冊》，頁47—58。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第1068冊》，頁195—200。其中〈洗硯池〉一詩之款為太原王釋登，下印為西室、穀祥、王祿之印，應是陸時化將款字抄錄訛誤，否則此卷必為偽作。

<sup>26</sup>詳參（清）陸時化：《我川寓賞編·袁氏聞德齋書畫冊》，頁23—29。收錄於黃賓虹、鄧實編纂：《美術叢書·第二冊》，頁1418—1421。



除了吳門袁氏一族，另一位大量贊助吳門藝術家的庇主即是王世貞，王世貞雖沒有證據證明他是文徵明的弟子，但他的藝術價值觀皆承自於文徵明，並與文徵明師門關係十分良好。在近代學者薛永年的〈陸治錢穀與後期吳派紀遊圖〉<sup>27</sup>一文中提到：錢穀及其弟子張元春等人在萬曆二年（1574年）與王世貞一同出遊所繪的〈紀行圖冊〉八十二幅圖；陸治繪有〈遊動亭圖冊〉、〈遊太湖圖〉等……而王世貞常邀請陸治、錢穀、周天球、王穉登等人一同出遊，並在出遊當中商請這些藝術家作紀遊圖畫，這種態度是一位求畫者對職業畫家的尊重，亦是對友人經濟上的幫助。

在文徵明眾多學生當中發展較好的一位應屬周天球，其晚年挾藝游於公卿、高官之間，富累千金。<sup>28</sup>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記載：

周幼海晚年辭諸生，以書法行海內，其詩頗有佳句，家亦漸起，買宅於胥門內，園亭幽勝，水樹回環。<sup>29</sup>

周天球早年為諸生，以科考為目標，四十歲後放棄科舉，以書法藝術行於海內，據于慎行〈周幼海先生小傳〉中言：

隆慶庚午（1570年，56歲），大司空朱公（朱衡）、御史大夫王公（王廷）使使奉書迎先生游長安，先生為一來。當是時，成國弟太傅（朱希孝）好客，舍先生上舍，日造門下供具甚恭，客皆嚴事先生……萬曆甲戌（1574年，60歲）成國即世太傅（朱希忠）以束帛加璧請先生勒石，先生又為一來。<sup>30</sup>

周天球與其餘文氏門生一樣是一位專職的文人書家，平時從事書畫創作、書丹勒石、鈔書等事，但由於他的名氣，能力突出，其書法藝術受到當時權貴欣賞，諸

<sup>27</sup> 薛永年：〈陸治錢穀與後期吳派紀遊圖〉。收錄於故宮博物院編：《吳門畫派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頁47—64。

<sup>28</sup> （明）詹景鳳：《詹氏小辨·卷四十·書旨下》：「（周天球）以善附諸貴人，得稱譽，人徵所之起，富累千金。」頁39。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12冊》，頁557。

<sup>29</sup>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篇·卷二十八·周公瑕》（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727。

<sup>30</sup> （明）于慎行：《穀城山館文集·周幼海先生小傳》，頁36—37。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48冊》，頁67—68。

如朱衡、王廷、朱希忠、朱希孝這些都是長安城中的高官。周天球晚年生活富裕，買屋宅、置田產，家業益盛。

王穉登號稱是繼文徵明之後的吳中書派盟主，有豐富的才學與名聲，他與周天球一樣挾藝游於公卿間，從事處理應酬書畫、抄寫文章等事。但兩人形象、評價差異甚大，周天球善附貴人受世人所讚譽，而王穉登卻被譏諷為「相門山人」<sup>31</sup>。王穉登的「相門山人」形象向來受到多方面的質疑，近代學者羅宗強論王穉登言：

王穉登亦為其時一極為有名之放縱情慾者。他有甚大之才名與文名，而人生旨趣，則落在自我之上。求自我之適意，求自我情慾物欲之滿足。他有俠者情懷，亦常周人急難。而他之所守持，則更近於商人，更近於世俗。他是出入於權門與世俗之間一位聲望顯赫的山人。<sup>32</sup>

王穉登不乏任俠者的情懷，在王世貞死後，其子王士驩被捲入妖書案之時，王穉登仗義挺身相救。<sup>33</sup>然而王穉登卻放不下心中更大的物慾，其以「山人」之名游走於權貴之間，盡從事沽清名釣實利之事，如利用專業知識從事假骨董的販賣等事<sup>34</sup>，這些行為都使他行走在道德的清濁之間。<sup>35</sup>

除了王公貴族家中擔任食客，亦有人投身於居於巨賈門下，明末浙江項元汴從事書畫骨董拍賣，門下有許多精於賞鑑的人才，文徵明之兩子文彭、文嘉及其入室高足王復元<sup>36</sup>，皆被項元汴延攬為其書畫骨董顧問。王復元在文徵明門下

<sup>31</sup>（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篇·卷二十三·山人·恩詔逐山人》：「恩詔內又一款，盡逐在京山人，尤為快事。年來此輩作奸，妖訛百出……按相門山人，分宜有吳擴，華亭有沈明臣，袁文榮有王穉登，申吳門有陸應陽，諸人俱降禮為布衣交。惟江陵、太倉無之。今則執廨隸役，作倡優態，又非諸君比矣。」頁 584。

<sup>32</sup>詳參羅宗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王穉登：縱欲與自售》（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406—421。

<sup>33</sup>（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列傳·文苑四·王穉登》：「世貞歿，其仲子士驩坐事繫獄，穉登為傾身救援，人以是重其風義。」頁 7389。

<sup>34</sup>關於王穉登販賣假骨董一事，詳參後述：吳中藝術家的沉淪。

<sup>35</sup>詳參馮保善：〈清濁之間：晚明布衣詩人王穉登〉，收錄於《文史知識》（2007 年，第 2 期）頁 63—73。

<sup>36</sup>（清）姜紹書：《無聲詩史·卷六》：「王復元，號雅賓，幼為黃冠，曾事文徵仲先生，稔其議論風旨，因精鑒古。先生歿，來棲禾城，矮屋數椽，僅蔽風雨，每獨行閱肆，遇其物佳玩

學習，但他並非專長於書畫創作之上，而是以鑑賞眼力著稱，李日華《味水軒日記》中載：

野賓名復元，少為黃冠，往來文衡山先生之門，後客項墨林，所以鑒古，游張翼庵、沈繼山諸公間。<sup>37</sup>

周天球與王穉登挾其書畫專長由於王侯公卿之間，而王復元書畫能力在文氏門生中並不突出，幸其鑑賞書畫骨董的能力突出，受到項元汴、張翼庵、沈繼山等人的賞識，使王復元得以依附在這些巨商名門中生活。

### 參、文徵明師門中的弊端探討

自文徵明過世之後，吳中藝壇漸走下坡，除了缺乏強力的主導者之外，莫雲卿提到了吳門藝壇衰退的內外因素：

（祝允明、文徵明、王寵）數公而下，吳中皆文氏一筆書，初未嘗經目古帖，意在傭作，而以筆札為市道，豈復能振其神理，托之豪翰圖不朽之業乎？<sup>38</sup>

吳中藝壇後期主要人員由文徵明師生所組成，文徵明鮮明的筆法風格，頗受時人好評讚賞，但這卻使得其門下弟子驕矜自滿，並拘於師法家風，不思取法古帖，藝術的發展性因此受限，此為內在因素。外在因素則是書畫的收藏買賣之風盛行，除前朝名家作品，當代名家如沈周、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等人的書畫作品亦為搶手。然而許多吳中後期士子進入文氏門下學習書畫，其目的只是為了偽作前人書畫來販賣謀利。

#### 一、由代筆到作偽

明代中晚期書畫收藏之風大盛，書畫價格日漸上升，贗品亦充斥於買賣市場

---

與嫌素之蹟，即潛購之，值空乏，遞衣典質不惜也。」頁 110。收錄於周駿富編：《明代傳記叢刊·第 72 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頁 260。

<sup>37</sup>（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八》（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 年），頁 525。

<sup>38</sup>收錄於（清）倪濤：《六藝之一錄·卷二百八十六》，頁 25。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36 冊》，頁 225。

之中。贗品產生的主要原因有二個：一、名書畫家的「應酬作品」需求日益增多，遂請人「代筆」。二、有心人的「偽作」謀利。文徵明的代筆者眾多，且都是由其親炙的高足弟子，如：文彭、文嘉、文元發、錢穀、朱朗、居節等人，其筆意、精神與文徵明神似，其中朱朗除了代筆之外更是作偽文徵明書畫的高手。

明朝中晚期以祝允明與文徵明兩人書畫仿作最多，這些贗品書畫的來源大多為他們的友人、後人、弟子及再傳弟子所作。作偽祝允明書法最出名者即是吳應卯與文葆光。吳應卯為祝允明之外孫，其書法深得祝允明之傳，幾可亂真；文葆光則是文徵明的五世孫，書畫深得家法，除仿作祝允明外，亦多仿作文徵明、文彭的書法。<sup>39</sup>據《明史》中記載：

文筆遍天下，門下士贗作者頗多，徵明亦不禁。<sup>40</sup>

文徵明在世之時，縱容門下代筆者偽作贗品書畫出售，而文徵明死後，其弟子與再傳弟子，贗作者更多，文徵明身為一代書畫大家，到最後真品竟不及贗品的十分之二。<sup>41</sup>在《王穉登筆記》當中記載著：

朱治登、胡師閔並師文待詔書法，待詔遺蹟，世所珍藏，大半二人之筆。<sup>42</sup>

朱治登與胡師閔史傳對他們記載甚少，若據王穉登之言他們很有可能是文徵明書法方面的代筆者，並在文徵明逝世後大量作偽出售謀利。陸師道之子陸士仁<sup>43</sup>曾偽作一幅文徵明〈積雪圖〉畫作售於市。清人姜紹書《無聲詩史》載：

（陸士仁）嘗歲宴摹衡山〈積雪圖〉以資桂玉，售之得五金，卻其半曰：「此

<sup>39</sup> 詳參劉九庵：〈祝允明草書自詩及偽書辨析〉，收錄於《劉九庵書畫鑑定集》（河南：河南美術出版社，1999年）頁90—94。

<sup>40</sup>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列傳·文苑三·文徵明》，頁7362。

<sup>41</sup>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十三·文先生傳》：「（文徵明）先生書畫遍海內外，往往真不能當贗十二。」頁10。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0冊》，頁370。

<sup>42</sup> （明）王穉登：《王穉登筆記》。傳引自（清）倪濤：《六藝之一錄·卷三百六十八》，頁32。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37冊》，頁810。

<sup>43</sup> 陸士仁（？—1622）字文近，號承湖。為陸師道之子，克傳家學，書畫皆法文徵明。

偽耳，不汝給也。」<sup>44</sup>

陸士仁將其畫售得五兩白銀後良心不安，告知買主此件是其所偽作，並主動退還一半的款項，無論退款與否，這段記載都成為了作贗謀利的有力證據。

據近代學者徐邦達所考，錢穀的弟子當中有更多人投入文徵明之偽畫製作行列。<sup>45</sup>錢穀少時曾為文徵明的代筆，晚年能出己意，成為繼文徵明之後的繪畫大家，亦在吳中設帳授徒培育後學。在《無聲詩史》中記載：

爰君素，字質夫，姑蘇人，錢叔寶（錢穀）、文休承（文嘉）入室弟子。王弇州（王世貞）謂其盤礴處有出藍之美，所恨不能舍蹊逕而上之，蓋質夫亦侯夷門（侯懋功）、朱子朗（朱朗）之流亞也。<sup>46</sup>

爰君素是錢穀與文嘉的學生，王世貞感嘆爰君素有才華卻不能捨棄師門之法另闢蹊徑而上，徒流於侯懋功、朱朗之流。朱朗為文徵明的弟子，亦是作偽文徵明的高手；而侯懋功為文徵明、錢穀的弟子，<sup>47</sup>亦以「仿畫」聞名，與朱朗、居節並稱。<sup>48</sup>就時代來看爰君素不大可能是文徵明的代筆，由王世貞之語推測，他應也是專門偽作文徵明書畫之高手。

## 二、對贗品書畫的縱容態度

文徵明書畫之名遠播，有眾多收藏者，凡文徵明字畫不論原跡或贗品，世人都不惜以重金購買。據江盈科（1553—1605）〈文翰林甫田詩引〉載：

<sup>44</sup>（清）姜紹書：《無聲詩史·卷二》，頁 36。收錄於周駿富編：《明代傳記叢刊·第 72 冊》，頁 186。

<sup>45</sup> 徐邦達：《古書畫偽訛考辨·下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 年），頁 122。

<sup>46</sup>（清）姜紹書：《無聲詩史·卷七》：頁 120。收錄於周駿富編：《明代傳記叢刊·第 72 冊》，頁 270。

<sup>47</sup>（清）徐泌：《明畫錄·卷四·侯懋功》：「字延賞，號夷門，吳縣人。畫山水疏淡清雅，初師錢穀，後宗一峰、黃鶴，輒入元人之室，格韻迥異。」頁 47。收錄於周駿富編：《明代傳記叢刊·第 72 冊》，頁 67。（清）姜紹書：《無聲詩史·卷三·侯懋功》：「侯懋功，號夷門，吳郡人。畫法受之衡山，間仿王叔明及宋元名蹟，駸駸入彀」頁 46。收錄於周駿富編：《明代傳記叢刊·第 72 冊》，頁 196。

<sup>48</sup>（清）姜紹書：《無聲詩史·卷三·居節》：「（居節）與朱朗、侯懋功相頡頏焉。」頁 46。收錄於周駿富編：《明代傳記叢刊·第 72 冊》，頁 196。

夫太史之字與畫，毋論真鼎，即其廝養贗為者，人爭重值購之。海內好事家無太史之字與畫以為缺典。<sup>49</sup>

文徵明書畫風行，無論真跡、代筆或贗品人人皆爭以重金購買。書畫市場價格基本上古貴於今，真跡價最貴，名家摹本、古搨本次之，新搨本又次之，贗品最低。明朝中其亦後書畫價格逐漸上升，帶動了大量的偽作書畫。

據近代學者楊臣彬考察發現，書畫作偽以明朝中後期為最，而在晚明之前的名家書畫贗品當中，多半是明人的偽作，尤其在蘇州一帶。<sup>50</sup>明人王士性（1547—1598）於《廣志繹》中載：

姑蘇人聰慧好古，亦善做古法為之，書畫之臨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贗不辨。<sup>51</sup>

蘇州一地善仿古法臨摹書畫、陶鑄鼎彝，真假難辨，俗稱「蘇州片」。在蘇州城西部的專諸巷一帶是買賣玉雕、古玩、書畫行業的集中之地，此地有許多專業的贗品作坊，作偽技術十分高明，商品真贗混雜。<sup>52</sup>據詹景鳳所載：

太史（文徵明）曾買沈啟南（沈周）一山水幅懸中堂，予（顧從義）適至，稱真。太史曰：「豈啻真而已？得意筆也！」頃以八百文購得，豈不便宜。時予念欲從太史乞去，太史不忍割。既辭出，至專諸巷，則有人持一幅來鬻，如太史所買者，予以錢七百購得之。及問，鬻與太史亦此人也。間以與太史，太史好勝，卒不服。<sup>53</sup>

<sup>49</sup>（明）江盈科：〈文翰林甫田詩引〉。收錄於周道振編纂：《文徵明集·附錄一》，頁 1611。

<sup>50</sup>詳參楊臣彬：〈談明代書畫作偽〉一文。收錄於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編：《文物鑑賞叢錄—書畫（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年），頁 80—120。

<sup>51</sup>（明）王士性：《廣志繹·卷之二·兩都》（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33。

<sup>52</sup>（清）王傑：《秘殿珠林續編·卷二·乾清宮藏·唐人畫十六應真》：「專諸巷中每以真跋襲臨本後，而真跡則又摹名人跋，用相混淆。」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第 1069 冊》，頁 60。

<sup>53</sup>（明）詹景鳳：《詹東圖玄覽編·卷之二·玄覽二》。收錄於盧輔聖編：《中國書畫全書·第 4 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1999 年），頁 16。

相傳文徵明家藏沈周的一幅精美山水，僅花了八百文錢購得（約一兩多白銀）<sup>54</sup>，事後大為得意，認為畫作佳，價格又低廉，不忍割愛與顧從義。之後顧從義旋至專諸巷買了一幅與文徵明家藏相似的沈周山水畫，只花了七百文錢（約一兩白銀），一問之下才知，文徵明亦是向此商賈購買。顧從義認為此商所售之圖很有可能贗品，告知文徵明之後，認為文徵明好勝，心有不服。

然而文徵明為人處事謙和有禮、沉穩內斂，十足的長者風範，絕非顧從義口中之「好勝之徒」，在此應看作文徵明對於贗品書畫的態度，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中載：

衡山精於書畫，尤長於鑒別。凡吳中收藏書畫之家，有以書畫求先生鑒定者，雖贗物，先生必曰：「此真蹟也。」人問其故，先生曰：「凡買書畫者，必有餘之家。此人貧而賣物，或待此以舉火。若因我一言而不成，必舉家受困矣。我欲取一時之名，而使人舉家受困，我何忍焉！」<sup>55</sup>

文徵明精於書畫鑒別，人持書畫欲請文徵明鑒定，不論真贗，文徵明通稱真跡。在文徵明的觀念中，買賣乃雙方自願，賣方貧而賣物，買方有餘力得以買物，若不說破也算是幫助他人的美事一件，此舉更被後世美譽為「忠厚」<sup>56</sup>。文徵明這種「忠厚」的心態源自於其師沈周。據祝允明載：

沈先生周當世之望，乞畫者堂寢常充物，賢愚雜處，妄求褻請，或一乞累數紙，殊可厭惡，而先生處之泰然。其後贗幅益多，片縑朝出，午已見副本，有不十日到處有之。<sup>57</sup>

<sup>54</sup> 據全漢昇：〈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一文中所述，明代交易單位為「金」者即為「白銀」，一金即一兩白銀，非一兩黃金。另，白銀與銅錢間的對換匯率變動大約為 700 文錢上下。全漢昇：《中國經濟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 年），頁 571—600。

<sup>55</sup>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十五·史十一》，頁 12。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03 冊》，頁 390。

<sup>56</sup> （清）嚴有禧：《漱華隨筆·卷四·文待詔》：「有以書畫求文待詔鑒定者，雖贗，必曰真跡，所以周全貧士也。前輩存心忠厚如此。」頁 37。收錄於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

<sup>57</sup> （明）孫岳頒編纂：《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九十·記石田先生畫》，頁 34。收錄於《四庫全書·第 823 冊》，頁 110。

向沈周索取書畫者中有許多不肖人士，將索得的書畫大量臨摹販售，造成市場上贗品充斥。而沈周對於這些有心人的作偽謀利，絲毫不放在心上，甚至還對市面上的贗品大方提款、鈐印，讓其得以更高的價格出售。<sup>58</sup>對此於這些好事者、謀利者沈周的看法是：

人懇請者豈欲為玩適、為知者賞、為子孫之藏邪？不過賣錢用。使吾詩畫易事，而有微助於彼，吾何足靳邪。<sup>59</sup>

沈周十分了解這些登門求書畫之人的心理，他們大多非鑑賞者、收藏者，而是想藉此來販賣謀利，但沈周還是願意以幫助他人的心態來給予書畫。

沈周與文徵明一前一後作為吳中書畫執牛耳之主盟者，他們對於橫行的贗品一味的縱容，不僅直接衝擊到書畫買賣市場，更衝擊到文門後世學子的書畫創作價值觀。

### 三、吳中藝術家的沉淪

明朝人重視俗世的食、衣、住、行、娛樂等物質上的享受。而在娛樂中藏品首推書畫藝術品，文震亨於《長物志》云：

金生於山，珠產於淵，取之不窮，猶為天下所珍惜，況書畫在宇宙歲月既久，名人藝士不能復生，可不珍祕寶愛？<sup>60</sup>

文震亨將書畫比之金銀珠寶，甚至更為可貴。晚明的富貴人家藏品不乏金銀珠寶甚至有自異國船運來的舶來品，但相對於這些華而不實的財寶、舶來品，名家書畫更能符合文人士子對「風雅」的追求，甚至到了「癖」、「癡」的境界。<sup>61</sup>這種

<sup>58</sup>（明）王鏊：《震澤集·卷二十九·石田先生墓誌銘》：「先生高致絕人，而和易近物，販夫牧豎持紙來索不見難色，或為贗作求題以售亦樂然應之。」頁 18—19。收錄於《四庫全書·第 1256 冊》，頁 440—441。

<sup>59</sup>（清）孫岳頒編纂：《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九十·記石田先生畫》，頁 34—35。收錄於《四庫全書·第 823 冊》，頁 110—111。

<sup>60</sup>（明）文震亨：《長物志·卷五》頁 1。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72 冊》，頁 50。

<sup>61</sup>關於明朝文人對於古玩、書畫藏品的「癡」、「癖」，詳參毛文芳：《晚明閒賞美學》（臺北，



追求帶動了晚明骨董、書畫市場的活動。其中不乏許多不肖商賈造假骨董、偽作書畫來謀取利益。

在沈德符所撰《萬曆野獲編》中〈假骨董〉、〈舊畫款識〉兩條，記載了買賣假骨董的逸事：

骨董自來多贗，而吳中尤甚，文士皆借以餬口。近日前輩，修潔莫如張伯起（張鳳翼），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穀（王穉登）則全以此作計然策矣。一日，予過王齋中，適坐近一故敝黑几，壁掛敗笠，指謂予曰：「此案為吾吳吳匏庵先生初就外傳時所據梧。此笠則太祖普賜十高僧，而吾鄉姚少師道衍得之，留至今，蓋欲以歆予也。」予笑曰：「是誠有之，然亦何異洪崖得道上升。油垢幞頭，李西平破朱泚破綻衲襖也？」王面赧無以應。時婁江曹孝廉家一僕范姓，居蘇城，變好骨董，曾購一閻立本醉道士圖，真絕筆也。王以廉值脅得之，索價千金，損之亦須數百，好事者日往商評。不知范素狡黠，已先令吳人張元舉臨摹一本，形模仿佛，幾如桓元子之於劉越石，酬之十金，王所收者是也，真本別得善價售矣。元舉眇一目，偶為王所侮，因宣言於外，謂若雙目盲於鑒古，而誚我偏明耶？此語傳播合城，引為笑端，王遂匿不敢出。<sup>62</sup>——〈假骨董〉

金陵胡秋宇太史家，舊藏〈江干雪意卷〉，雖無款識，然非宋畫苑及南渡李、劉、馬、夏輩所辦也。馮開之為祭酒，以賤值得之。董玄宰太史一見驚歎，定以為王右丞得意筆，謂必非五代人所望見，李營丘以下所不論也。作跋幾千言，讚譽不容口，以此著名東南。祭酒身後，其長君以售徽州富人吳心宇，評價八百金。吳喜慰過望，置酒高會者匝月。今真跡仍在馮長君。蓋初鬻時，覓得舊絹，倩嘉禾朱生號肖海者臨摹逼肖，又割董跋裝裱於後，以欺之耳。今之賞鑒與收藏兩家，大抵如此。<sup>63</sup>——〈舊畫款識〉

號稱繼文徵明之後的吳中文苑主盟王穉登，亦從事買賣假骨董謀利之事。在〈假

學生書局，2000年），頁382-388。

<sup>62</sup>（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篇·卷二十六·假骨董》，頁655。

<sup>63</sup>（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篇·卷二十六·舊畫款識》，頁658—659。

骨董〉中，王穉登欲賣假骨董與沈德符，反被戳破謊言；而後又賤買貴賣唐代畫家閻立本畫作，結果畫作乃張元舉所繪製的贗品，張元舉何許人也？張元舉乃陳淳之甥，繪畫得陳淳之傳<sup>64</sup>，書法從學周天球<sup>65</sup>，因一目失明被王穉登所笑，心有不甘，遂設下此計報復。在另一條〈舊畫款識〉中，則記錄了關於「嘉禾先生尚海」割裂原畫題跋重新拆配裝裱出售的故事。這位「嘉禾先生尚海」，姓朱名實，一名殿<sup>66</sup>，是當時有名的贗品作者，據李日華的《味水軒日記》載：

里中有朱尚海者，名殿。少從王羽士雅賓遊，因得盤桓書畫間。蓋雅賓出文衡山先生門，於鑒古頗具眼，每得斷縑壞楮應移易補款者，輒令朱生為之。朱必閉室寂坐，揣摩成而後下筆，真令人有優孟之眩。頃遂自作贗物售人，歛賈之浮慕者，尤受其欺。又有蘇人為之搬運，三百里內外，皆其神通所及。所款者，每臨文義，輒有齟齬，易於納敗。余每以橫秋老眼遇其作狡猾處一抹得之，念其衣食於此，不忍攻也，客言余前所見焉。權奇家〈白香山書楞嚴經〉本張即之筆。朱為補款。並作鐵崖跋。跋語則出馮手構。余固疑其類即之。諸跋忽未察耳。<sup>67</sup>

王復元是文徵明入室高足，擅長書畫，精於鑑古，後與文彭、文嘉等人被項元汴延攬成為其書畫骨董顧問。朱實入王復元門下學習書畫、裝裱修復等技術。然而朱實卻利用所學來偽作贗品書畫販賣謀利，不僅一般商賈與好事者，甚至連李日華、董其昌等鑑賞大家也曾被其所惑。

從這些書畫逸事與買賣記錄當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發現具有專業書畫知識背景的文人，除了擔任骨董商的牙郎外，甚至加入了造假骨董書畫謀利者的行列。

<sup>64</sup> (清)徐沁：《明畫錄·卷六·張元舉》：「字懋賢，吳縣人，為邑諸生，工書法。即道復之甥，顧得其法。畫花鳥氣韻生動，人以金帛請，輒拒。酒酣興致，縱筆揮染無復吝惜。」頁 81。收錄於周駿富編：《明代傳記叢刊·第 72 冊》，頁 101。

<sup>65</sup>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六十四·文部·墨跡跋》：「張子(元舉)則公瑕之衣鉢。」頁。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84 冊》，頁 376。

<sup>66</sup> 朱實，在《崇禎嘉興縣志·卷十四》中有傳，其名朱實：「朱實，別號尚海，摹古有絕技，凡古人法書名畫，臨摹遍尚。雲間董宗伯其昌，號法眼，亦時為所惑。」《味水軒日記》中載其名朱殿，對照經歷兩人記載經歷應為同一人無誤。本文據《崇禎嘉興縣志》中載作朱實。詳參(明)黃承昊纂，(明)羅焯：《崇禎嘉興縣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頁 613。

<sup>67</sup>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二》，頁 85。

以明代中晚期書畫交易盛行，但古人的書畫價格動輒數百兩，名家甚至到達數千兩，並非人人有能力購買，相較之下，當代名人書畫的價格則低廉許多，也更容易脫手換取現銀，偽作當代名人書畫是十分常見的事。以詹景鳳與項元汴的書畫買賣紀錄為例：

要以太史（文徵明）短幅小長條，實為本朝第一。然太史初下世時，吳人不能知也，而予獨酷好，所過遇有太史畫，無不購者。見者掩口胡盧，謂購此烏用。是時價平平，一幅多未逾一金，少但三四五錢耳。予好十餘年後吳人乃好，又後三年而吾新安人好，又三年而越人好，價埒懸黎矣，夫以太史染抹之奇遇見有淹速，物固不能違時也。<sup>68</sup>

文中詹景鳳指出，在文徵明剛去世之時（1559年），其「短幅小長條」畫作一幅大多在一兩白銀以下，便宜的差不多是三到五錢白銀可買到。項元汴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購得的文徵明畫作〔袁安臥雪圖〕標價原價十六兩。<sup>69</sup>兩者時間購買時間相近，照理說價格不應有這麼大的落差，雖說詹景鳳購買的是「短幅小長條」，但價格也低廉過頭。對比明代中晚期書畫買賣的價格，當代名家書畫的價格一幅約值廿兩白銀，項元汴所購買的畫作較合乎市場行情，而詹景鳳買到的很有可能是文徵明學生在文徵明死後急欲脫手的贗品。

文徵明過世之後，其畫作價格逐漸升高，偽作也更多，其弟子及再傳弟子因師門不禁又有利可圖，全然一味的仿作，縱使仿製得維妙維肖、真假難辨，終究對於書畫藝術是沒有助益的。而吳中後期盛行的偽作謀利，更是讓吳門藝壇逐漸成為吳門商壇，吳門藝術家淪落至吳門骨董商、書畫匠。

<sup>68</sup>（明）詹景鳳：《詹東圖玄覽編·附錄題跋·題文太史漁樂圖卷》。收錄於盧輔聖編：《中國書畫全書·第4冊》，頁51—52。

<sup>69</sup>（明）吳榮光：《辛丑銷夏記·卷五·明文待詔袁安臥雪圖卷》。收錄於盧輔聖編：《中國書畫全書·第13冊》，頁932。

## 肆、結語

吳中書派後期多是由文徵明的弟子及再傳弟子所組成，在書藝審美上自然跟隨著文徵明臨古溫雅的風格，這是一個時代、地域性的審美觀。可惜吳中書派後學只知師文徵明，不知師文徵明所師，遂逐漸走向沒落。

文徵明鮮明的筆法風格，頗受時人好評讚賞，但這卻使得其門下弟子驕矜自滿，並拘於師法家風，不思取法古帖，藝術發展因此受限。吳門藝壇自文徵明去世後漸漸走下坡，其衰亡的主要成因有三：「由代筆到作偽」、「對贗品書畫的縱容態度」、「吳中藝術家的沉淪」，這三個原因是環環相扣的。由於文徵明應酬作品日益增加，其門下出現了一群專為「代筆」的學生，如：朱朗、居節等人，這些學生從「代筆」進而「作偽」謀利，而文徵明卻對這些贗作者、贗品採取縱容、默許的態度。

許多吳中後期文士，拜入文徵明弟子或再傳弟子門下學習書畫，其目的只是為了偽作前人書畫來販賣謀利，以致吳中藝術家淪落成為骨董商、書畫匠。他們對藝術的看法已經偏差，又缺少觀念正確、才華出眾的領導者，導致這些弊端一步一步地將吳中藝術啃食殆盡。

## 徵引及參考文獻

### 一、專書

#### 1. 古籍

- (宋) 洪邁：《容齋隨筆》。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5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 (明) 于慎行：《穀城山館文集》。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48 冊》。山東：齊魯書社，1997 年。
- (明) 文徵明撰，周道振輯校：《文徵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 (明) 文震亨：《長物志》。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7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 (明) 王士性：《廣志繹》。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 (明) 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79—128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 (明) 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82—128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 (明) 王鏊：《震澤集》。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5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 (明) 朱謀壘：《畫史會要》。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 (明)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03 冊》。山東：齊魯書社，1997 年。
- (明) 吳榮光：《辛丑銷夏記》。收錄於盧輔聖編：《中國書畫全書·第 13 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1999 年。
- (明) 李日華：《味水軒日記》。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 年。
- (明) 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
- (明) 沈德符：《萬曆野獲篇沈德符：《萬曆野獲篇》。收錄於《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
- (明) 周暉：《金陵瑣事、續金陵瑣事、二續金陵瑣事》。合刊收錄於：《南京稀見文獻叢刊》。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 年。

- (明) 胡應麟：《少室山房集》。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9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 (明) 孫岳頒編纂：《御定佩文齋書畫譜》
- (明) 徐復祚：《花當閣叢談》。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117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 (明) 詹景鳳：《詹氏小辨》。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12 冊》。山東：齊魯書社，1997 年。
- (明) 詹景鳳：《詹東圖玄覽編》。收錄於盧輔聖編：《中國書畫全書·第 4 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1999 年。
- (明) 趙宦光：《寒山帚談》。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 (明) 韓昂：《圖繪寶鑑續編》。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 (明) 羅玠：《崇禎嘉興縣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 (清) 王傑：《秘殿珠林續編》。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第 106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 (清) 汪琬：《堯峰文鈔》。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1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 (清) 姜紹書：《無聲詩史》。收錄於周駿富編：《明代傳記叢刊·第 72 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
- (清) 倪濤：《六藝之一錄》。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3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 (清) 徐泌：《明畫錄》。收錄於周駿富編：《明代傳記叢刊·第 72 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
- (清) 張廷玉等撰：《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
- (清) 陳焯：《湘管齋寓賞篇》。收錄於黃賓虹、鄧實編纂：《美術叢書·第三冊》，頁 2709。
- (清) 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第 106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 (清) 陸時化：《我川寓賞編》。收錄於黃賓虹、鄧實編纂：《美術叢書·第二冊》。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

(清)嚴有禧：《漱華隨筆》。收錄於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 2. 近人專書

毛文芳：《晚明閒賞美學》。臺北，學生書局，2000年。》

全漢昇：《中國經濟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年。

周道振、張月尊同纂：《文徵明年譜》。上海：百家出版社，1998年。

柯律格 (Craig Clunas) 著，邱士華、劉宇珍、胡雋譯，劉宇珍審定：《雅債—文徵明的社交性藝術》。臺北：石頭出版社，2009年。

徐邦達：《古書畫偽訛考辨》(上、下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

高居翰 (James Cahill) 著，夏春梅、蕭寶森、李容慧、王嘉驥譯，石守謙審閱：《江岸送別》。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楊仁愷：《中國書畫鑑定學稿》。瀋陽：遼海出版社，2000年。

楊靜龢：《明唐伯虎先生寅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

萬木春：《味水軒裡的閑居者：萬曆末年嘉興的書畫世界》。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7年。

羅宗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年。

蘇簡亞主編：《蘇州文化概論：吳文化在蘇州的傳承與發展》。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8年。

## 二、學位論文

### 1. 期刊論文

傅東光：〈錢穀的思想性格及其藝術創作續論〉，《故宮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1期。頁17—21。

馮保善：〈清濁之間：晚明布衣詩人王穉登〉，《文史知識》。2007年，第2期，頁63—73。

楊昇：〈長洲文氏的家族積澱與文徵明的出現〉，《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第34

卷，總第 165 期，2009 年，第 6 期。頁 74—78。

楊昇：〈從文徵明的經歷看明中期吳中士商關係之漸變〉，《貴州文史叢刊》。2010 年，第 4 期。頁 78—82。

楊薇、王桂先：〈文徵明《文待詔題跋》的書學思想〉，《內江師範學院學報》第 24 卷，2009 年，第 9 期。頁 121—124。

劉東芹：〈文彭晚年書法篆刻活動及兩京行跡考述〉，《書畫藝術學刊》。第 3 期，頁 431—447。2007 年 12 月。

蔡清德：〈文徵明與金陵書家交遊考略〉，《書畫藝術學刊》。第 3 期，頁 67—84。2007 年 12 月。

蕭燕翼：〈陸士仁、朱朗偽作文徵明繪畫的辨識〉，《故宮博物院院刊》。1999 年，第 1 期。頁 27—35。

## 2. 論文集論文

余英時著，沈志佳編：《余英時文集第三卷—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貴林：廣西大學出版社，2004 年。

故宮博物院編：《吳門畫派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 年。

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編：《文物鑑賞叢錄—書畫（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年。

傅申：《書史與書跡—傅申書法論文集（一）》。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6 年。

傅申：《書史與書跡—傅申書法論文集（二）》。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4 年。

華人德、葛鴻楨、王偉林主編：《明清書法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熊月之、熊秉真編：《明清以來江南社會與文化論集》。上海：上海社會學院出版社，2004 年。

劉九庵：《劉九庵書畫鑑定集》。河南：河南美術出版社，1999 年。

## 3. 學位論文

王琬婷：《明代後期（1522—1644）書畫交易探析：以江南地區為中心》。桃園，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向彬：《文徵明與吳中書派》。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美術學碩士論文，2002



- 年。
- 吳 鵬：《晚明士人生活中的書法世界》。南京：南京藝術學院美術學博士論文，2008年。
- 吳國豪：《晚明文人的書法生活》。臺北，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年。
- 李 棟：《試論「吳中畫派」》。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碩士論文，2005年。
- 陶莎莎：《明清時期蘇州文氏世家研究》。江蘇，蘇州大學專門史碩士論文，2009年。
- 傅 雨：《論中國書畫市場中的作偽現象》。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學碩士論文，2010年。
- 黃 朋：《明代中期蘇州地區書畫鑒藏家群體研究》。南京：南京藝術學院美術學博士論文，2002年。
- 楊 昇：《長洲文氏家族文學研究》。江蘇，蘇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11年。
- 楊開飛：《王世貞書法觀研究》。重慶，西南師範大學美術學碩士論文，2005年。
- 葉 梅：《晚明嘉興項氏法書鑒藏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美術學博士論文，2006年。
- 葉康寧：《競尚清雅：明代嘉萬時期的書畫消費》。南京，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論文，2011年。
- 蕭敏材：《晚明吳中布衣文人王百穀新探》。桃園，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年。

